

鎔獎、散文銀鎔獎，及第二屆報導文學銀鎔獎、小說銀鎔獎，國軍文藝金像獎第九屆新詩銅像獎等多項榮譽，這是他從事海洋文學多年來努力所應得的成果。從他已出版的五本海洋文學著作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到他的作品包涵了抒情與戰鬪的風格，在表現上也頗有古典的韻味。

由於軍職，長年在海上巡弋，為國家捍衛疆域，養成他淡泊名利的胸襟，所以在文學的活動上，一向很少參與，在創作上也屬獨自探索為多，不大注重所謂「現代」的風潮，不過為了關心現代詩的推展，他也曾經是「葡萄園詩刊」的同仁，而最近則又加入「山水詩刊」，這似乎是他轉變的契機，目前在該刊連載的散文詩「飲浪的人」，已具體展現出來，更向海洋底富饒的內涵探索，為我們這缺少海洋文學氣息的文壇，揭開更遼闊的一面。（林煥彰）



朱沉冬

朱沉冬本名辰東，學名省君，入中學後改名沉冬。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生，江蘇南通人。江蘇省教育學院肄業。曾任職台銘公司，「高青文粹」、「現代詩頁」月刊及「藝術季刊」等主編，高雄女師教員，並主持高雄學苑「文藝創作班」；現專事寫作和繪畫，「心象畫會」創始人及「山水詩刊」主編。民國三十二年開始寫作。

朱沉冬寫作開始得很早，十一歲時寫的第一篇散文「秋末散記」就發表在當時的「國民日報」副刊，並與同學編輯「草原月刊」。十三歲時中學未畢業，便以同等學力考入南通中學高中部。十六歲高中畢業，出版第一本散文集「泥土與哲人」。從這一連串的少年時期的優異表現，奠定了他一生寫作的基石。

一個人小時候的夢想，往往會成為他日後努力的目標。沉冬自十一歲開始寫作，迄今已出版了十餘種的書，可說是他小時候的夢想的實現，因為他曾說過：「……長大一定要出許多書。」

一個人寫作了三十餘年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曾中綴過，實在是不容易的，但這心路歷程他却艱苦的熬了過來。他說他耐得住孤獨和困苦，如果不創作，生命就會消失。的確，這是一個作家所能憑藉的，除此無他。

最近，他一口氣又出版了三本書，包括詩畫集、文藝論集和書簡集。在書簡集「後記」中，他寫道：「『詩心尺素』是我最重要的一本書，在其中，我擁抱着一個真實的自己，更發掘了一個靈性的世界。」這本書雖是在四年之間（五十六年—五十九年）寫給他的愛人（現在是妻子）的一本書簡集，却也赤裸裸地剖示了一個熱愛文學藝術的工作者底心懷。

要了解一個詩人或作家，最便捷的方法莫過於從他底自我剖析的文字中着手。要了解沉冬，這本書的確是不可忽略的。

愛、文學和藝術，是沉冬精神世界的三大支柱，他說：

• 有愛，一切都有希望，都有光明。

• 一個人不是有舒適的個人生活就是快樂的了，世界上沒有絕對快樂的事情，除了愛情是最真的快樂，其餘就只有藝術了。

• 寫詩是我一生的理想，廿餘年了，我沒有離開過它，也就等於沒有放棄過自己，許多困苦都消溶在那裏面了。我從不為套個虛榮的花冠在頭上，而是生命和情感的結合。

他這麼熱愛文學藝術，這麼多年來，不僅把大部份的精神投注在他的愛好上，而且還熱心於文藝的推展和播種。自民國五十三年南下高雄任職後，他即兼任省立高雄女中文藝創作指導老師，主編「高青文粹」，與詩友吹黑明創辦「現代詩頁」（出版八期），又於五十四年在高雄首創「青年藝術創作發表會」，以詩、音樂、繪畫、舞蹈等為內容，舉辦一連串的活動，為南部現代文學藝術點燃了一支火把，培育不少新人。

沉冬出版的詩集可說不少，但他每一本都只限印二百冊，一向不出售，只送朋友。他說：「在詩壇上我是

沒有名利慾的。」證之於他這麼多年來默默地在南部耕耘，獨來獨往的個性，這也可看出他作為一個詩人的可愛的一面吧！

至於他的繪畫，是近年來的事，但對他來說，一樣愛得深，愛得狂熱。已經在臺北美國新聞處、幼獅畫廊及高雄等處舉行過數次個展，每一次都有相當的進步，畫家莊喆說他的畫顯然不需要通過對形式的描摹階段，這點得力於他的詩思與詩情，在繪畫樣式長久的觀察上，他早已胸有成竹，這些毫無疑問的顯出他畫畫的卓越領悟能力。（林煥彰）



魯 蛟

魯蛟本名張騰蛟，也用魯丁發表雜文；山東高密縣人，民國十九年年生，四十二年開始寫作，曾獲第一屆國軍文藝金像獎短詩首獎，中國文藝協會第十六屆（六十四年度）文藝獎章詩歌獎，主編過「精忠日報」副刊，現任公職。

與來自大陸的中年一代大多數作家一樣，魯蛟也有他深覺遺憾的地方；他說：「我的學齡歲月幾乎都交給了砲聲。」

魯蛟雖然沒有一張文憑，沒有受完完全全的教育，可是在他的少年時期，却有一段頗為艱苦的求學過程。

他父親是位受雇代人唸完全部大學課程，却無大學文憑的讀書人。因為自己沒有文憑而屈居鄉間小學當一名國文教師，感到莫大的遺憾，所以把期望寄托在魯蛟身上，希望他在每個教育的階段結束時，都能獲得一張合法的文憑。而魯蛟從小也因此誓志要努力達成他父親的願望。可是當魯蛟七至十歲時，他們家鄉正處於私塾